

郑伟平 著



郑伟平采访手记

# 探骊得珠

学林出版社

# 探 骊 得 珠

---

郑伟平采访手记

郑伟平 著

学林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乐惟清

封面设计：吴七一

**探骊得珠——郑伟平采访手记**

**郑伟平 著**

**学林出版社出版**

上海文庙路 120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5 插页 4 字数 135000  
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—2,000 册

ISBN 7-80616-218-6/G·39

定价 13.00 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吉尔伯特与乔治 .....   | 1  |
| 赵孝思访谈录 .....    | 3  |
| 赵丽宏访谈录 .....    | 6  |
| 袁以星访谈录 .....    | 9  |
| 周天访谈录 .....     | 12 |
| 陈心懋访谈录 .....    | 15 |
| 我看韩敏 .....      | 18 |
| 金忠明访谈录 .....    | 21 |
| 刘一闻访谈录 .....    | 25 |
| 中年林仲兴印象记略 ..... | 28 |
| 吴国豪访谈录 .....    | 33 |
| 刘金访谈录 .....     | 36 |
| 凡人之光 .....      | 39 |
| 夜访张跃东 .....     | 47 |
| 柯灵访谈录 .....     | 59 |
| 夏写时访谈录 .....    | 63 |
| 张旻访谈录 .....     | 66 |
| 钱梦龙访谈录 .....    | 69 |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洪丕谟访谈录 ..... | 72  |
| 沈培方访谈录 ..... | 75  |
| 曹正文访谈录 ..... | 78  |
| 谭冰若访谈录 ..... | 81  |
| 张瑞琨访谈录 ..... | 84  |
| 梅朵访谈录 .....  | 88  |
| 陆棣访谈录 .....  | 92  |
| 沃兴华访谈录 ..... | 95  |
| 方增先访谈录 ..... | 98  |
| 王劼音访谈录 ..... | 102 |
| 草婴访谈录 .....  | 105 |
| 谢泉铭访谈录 ..... | 109 |
| 赵冷月访谈录 ..... | 113 |
| 徐缉熙访谈录 ..... | 117 |
| 戴厚英访谈录 ..... | 120 |
| 苏渊雷访谈录 ..... | 124 |
| 林仲兴访谈录 ..... | 127 |
| 蔡大雄访谈录 ..... | 130 |
| 左泥访谈录 .....  | 134 |
| 贾植芳访谈录 ..... | 138 |
| 张老师 .....    | 142 |
| 王元化访谈录 ..... | 147 |
| 袁雪芬访谈录 ..... | 150 |
| 韩敏访谈录 .....  | 154 |
| 蒋孔阳访谈录 ..... | 158 |
| 陈宜张访谈录 ..... | 162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马博敏访谈录 .....    | 166     |
| 校长仇忠海印象记略 ..... | 169     |
| 何以聪访谈录 .....    | 189     |
| 松江宋庆平印象记略 ..... | 192     |
| 钱君匋访谈录 .....    | 196     |
| 跋 .....         | 郑伟平 199 |

## 吉尔伯特与乔治

横跨半个地球，吉尔伯特与乔治为我们带来了精心的杰作。——和法国巴比松画家一样，他们从英格兰走向世界。

吉尔伯特与乔治的绘画题材极为广泛。五十五幅巨幅访华展作品，透视出了当代英国的立体层面：这无论是人流、街市、排屋，或办公楼、公园、墓地，都是画家脑子里无数顿悟之后的陌生感觉的再现。画家的非凡之处就是用画笔把这种“陌生的感觉”描绘出来，所以他们的作品不只是仅仅停留在对于事物外表的形狀的追求，而是把人的瞬间的感情体验投射到更为广阔的空间。

展出的每幅画中，都有画家的尊容。画家生活在画中，他们在追求绘画艺术的时候，洋溢着他们自身内驱力的永恒光芒。每一幅画的颜色都是极其鲜艳的——吉尔伯特与乔治认为，东方人传统的赏画习惯是“美丽”（漂亮），而这一点，和他们用色相吻合。他们喜欢用（红、黄、蓝、绿、黑）色彩的原色，来表现画面的鲜艳与美。

五十五幅作品展示出一个美丽的流程。抽象、夸张、变

形——这都是思想的“矢”在景物人事中的熠熠发光。当一位观众走到吉尔伯特与乔治中间，画家摆好姿势与之合影。每一位观众都是上帝，画家面对询问者时，站得笔直笔直，而且在交谈之中，也时时刻刻都在注意他们自身站立的形象。

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九日



## 赵孝思访谈录

郑：请你谈谈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？

赵：我从五十年代末念高二时开始学习写作，直到七十年代末才真正开始发表作品，其间二十年始终未曾中断练笔。这里头有两方面的动力。一是文艺创作中一种特有境界的诱惑。作家写作，说到底，是通过艺术形象展现或追求某种境界，人生的、社会的、或艺术的、哲理的等各种境界。比如鲁迅的小说，常常会有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，因为这些小说分别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社会真相或人生真谛，发人深省。另一方面，你既要展现或追求这些境界，你就必须“沉”到生活中、社会中去，学会识别和判断一切是非、善恶、真假、美丑的本领，这是个长期的过程。我觉得人的一生能在这样的追求中度过，既很充实又很有意义。二是工作方面的原因。我曾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工作，我竭力主张语文教师亲自练笔，这样，无论从作文基础知识的传授、基本功的指导到作文命题、批改等，都能做到有的放矢，行之有效。好多语文教师对作文教学深感头痛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

恐怕就是他本人懒得动笔,缺乏实践的感受,因而事倍功半。

郑:你写作最初的“触发点”是什么?

赵:写作的“触发点”,一说“灵感”。我的体会是,这种“触发点”来自平时的长期积累。比如我改编《上海的早晨》,那是在观看电视连续剧《四世同堂》期间,脑际忽然一闪念:北京能把京味十足的《四世同堂》搬上荧屏,上海为何不能把洋溢着海味的《上海的早晨》搬上荧屏?恰好陈刚也有这个念头,两人一拍即合,于是由我执笔动手改编。如果以前未曾看过周而复的长篇《上海的早晨》,如果对解放初的上海一无所知,我这“触发点”说什么也起不来。

郑:你如何对待退稿?

赵:退稿本身不是坏事,有些是好事。我在初学写作时,稿件是投一篇退一篇。不过我有一种思想准备,写作的成功,有一个长期坚持、水到渠成的过程,所以总不气馁。退稿的原因无非有两种:一种是稿件还未达到发表水平;一种是稿件的题材或内容被编辑部认为不合他们的需要。这反过来又为我提供了信息,既得努力提高写作水准,又得看准投稿对象。

郑:面对逆境,你是怎样一步步地走过来的?

赵:逆境能磨练人。比如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开始,我就挨了不少大字报,被扣上不少吓人的“帽子”,心里十分苦闷。不过我这个人还算有些毅力,有些意志,尽管身处逆境,我仍未中断写作;尽管我也知道所写的东西无处可发表,弄不好给查出来还会挨更严厉的批斗。我是在方格子里寻找我所要追求的境界,不使自己消沉下去。久而久之,不但笔头不致生疏,而且对社会、对人生的思考也更富于实际。当然,

身处顺境时，我也不飘飘然，我很赞成这句话：人在困难时，多想想自己的长处，振作精神；人在顺利时，多想想自己的短处，正确估价自己。即使在写作上、工作上有了些什么实绩，其中有一个因素不能忽视：是社会本身为你创造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；你只能以此为新的起点，加倍地为社会作出新的奉献。

郑：你调到上海三联书店后，这些年的情况如何？

赵：我是一九八七年下半年调来上海三联书店工作的，主要协助社长负责抓好编辑业务，开拓选题，从内容上把好图书质量关。写作都在业余时间进行，一般是晚间，从七点到十一点是我写作的黄金时间。此外，每年一个月左右的进修假我也基本上用于写作。我努力做到两不误。不过经常是工作头绪多，原定的一些写作计划时间上保证不了，最后落空。从工作角度想，我也认了。

郑：你的写作近况如何？

赵：最近刚完成一部书稿——《徐玉兰艺术道路》，是关于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的传记，以她一生经历为主线，着重写她对越剧表演艺术的追求，二十余万字。已交上海文艺出版社，估计一九九四年上半年出版。

在一九九四年中，我的创作打算是，通过写电视剧的形式，来反映市场经济不断活跃，人们面对金钱的种种色相。除此之外，我想，我毕竟是有过二十三年教龄的教师，教学生涯占去我整个一生的相当部分，所以，我对教学和教师有着特殊的感情。在闭目沉思的时候，我当时任教的场所常常历历在目，清晰感人。

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三十日

## 赵丽宏访谈录

郑：你怎样看待文学界中“昙花一现”的作家？

赵：一个人曾有过一段独特的经历，即使写作技巧一般，其“故事”本身是动人的。但要永葆创作青春，首先要对生活充满激情，才有创作的欲望。其次是加强文学修养。五十年代的许多作家，准备都不足。一个人无论经历多么复杂，但其活动的范围终究是有限的。而更多的知识，需要从书本中获得。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写的《百年孤独》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，他在创作上，显然是受到了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影响。

现在的社会，是考验人们意志的时代。物质的诱惑太多了，许多人失去了自己的位置。现在“作家”这个行当，并不太受人羡慕。搞文学创作，是不可能发财的。

郑：你是专业作家，整天在家里写作，是否生活的圈子狭小了？

赵：恰恰相反。生活就是与各种各样的人交流。每天上班，所接触的人就这么几个。我现在还是有很多机会和各种

---

赵丽宏：诗人，作家，上海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。

人接触。有时我到工厂、农村去看看。我的创作生活很充实。在不断阅读的同时，我还经常写些读书的随笔。

郑：一九九三年，你有两次签名售书，——这一年是你的创作丰收年吧？

赵：对。我的有些作品，虽然写于一九九三年之前，但出版成书却是一九九三年。在一九九三年内，我一共出版了六本书：《白夜之旅》（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）、《抒情诗151首》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）、《爱之初》（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）、《岛人笔记》（上海·知识出版社出版）、《赵丽宏散文诗选》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）、《抒情的回声》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）。这些年来，我心态较平静。写作适宜于我，同时也是一种快乐。我的两次签名售书，特别是第二次卖书，非常感人。那天晚上是人冬后最冷的一天，雨也很大，淮海路上其他商店都没有人，想不到几百位读者冒雨排队，有的从无锡专程赶到上海，之后又买了当天车票赶回去。我能这样不停地写着，很大的动力便是来自这样的读者。作家应该对得起读者。其实，卖书也是作家与读者的一种交流。作家只有真诚地面对读者，才能受到读者的欢迎。

郑：依你看，纯文学的发展趋势将会如何呢？

赵：我以为，只有好作品与差作品之分，没有纯文学与俗文学之分。有些“俗文学”，写人写得相当生动，同样具有文学价值，《红楼梦》就是一例，并成为经典。自己讲严肃文学，也没有人来读你的书，自我陶醉有什么意思。我在写作，没有人来“炒”你，这就需要有平静的心态来对待。大红大紫，对一个作家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，有时候相当可怕。作为文人，总不甘寂寞。有的身前寂寞，身后不寂寞。任别

人去讲，不要太在意，——不甘寂寞不是坏事。我开始写作，并无功利色彩，写作是我倾吐感情的渠道。我努力保持着当初创作时的这种平静的心境。

郑：我知道你已经出版了二十二本著作，又得知你已经开始用电脑来写作，不知感觉如何？

赵：——有收获：那就是用电脑来写作。我以前在感情上是抵制用电脑来写作的，认为它违背自然。以前写作，我的笔与纸的摩擦过程，是我想象力的延伸。我担心使用电脑会使原来的语感、表达情绪及方式都会消失。但用了电脑之后，感觉很好，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创作思维，而且加快了速度，修改、誊写比以前方便多了。

一九九四年一月十八日

## 袁以星访谈录

采访市农委袁以星秘书长，他给人的印象还是和以前一样，热情而随和。和他谈起教育，也同时回顾了他以往的一段经历。他当过教师、教导，后任镇长、奉贤县分管文教的副县长、常务副县长和县长。

我见面问道：“你当初担任分管文教的副县长，怎么会感到，狠抓教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？”

袁以星笑道：“我在奉贤工作了八年。我刚到奉贤时，就着手进行人才与教育现状的调查。一九八四年初调查结果表明，奉贤县五十万人口中，有中级职称者，仅一百〇一人；而当时的乡镇企业人数为九万，有中专（没有一个大专）以上的文化程度者仅两人。——这是抓教育迫在眉睫的现实。而抓教育，其一就是从学校抓起，调整学校布局，拆并与翻建一批学校；其二就是狠抓师资质量，师不名，徒不高。”

“调整学校布局，需要大量资金，你如何解决集资问题的？”

---

袁以星：上海市人民政府农业委员会副主任，高级经济师。

“抓住机遇，沟通思想，而关键是靠宣传。请有关方面的领导参观校舍，让领导同志感觉到陈旧的校舍非改不可了，再把资金匮乏的苦衷讲出来。我们做这些工作，是在仔细、切实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。上靠组织，下靠群众，发挥群体的作用，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。”

“在师资建设方面，你一定很有办法？”

“师资建设，我们采取招聘、引进、培训、稳定等多种形式，其中‘稳定’最难。那时候，有些教师想调回上海，我们在教师所面临的机制、房子、路子、炉子、儿子、娘子、工资等方面，切实解决了不少教师的具体困难，家住上海的教师有专车接送，落户奉贤的教师有宽敞的房子。我对教师说：‘你们是教师，忙于事业，即使回上海，不见得天天晚上去逛南京路、淮海路。有些教师中年不能尽忠，晚年倒可以行孝，把你们的父母家人接到奉贤来住住，看看奉贤新貌，何乐而不为呢！’当然，也有些教师为调动来找我，‘我想他们一定有难言之隐。和这些教师推心置腹地谈一谈，让他们感受到‘奉贤’的温暖，其实真正想走的，也还是少数。有一位中学骨干教师要想调到市区去，用入单位借了两年，因户口关系没有调成。我对他说：‘你有才能，在奉贤一样能得到发挥。现在你回来了，有一所中学缺校长，你快去上任吧！’那位教师万万没有想到，‘奉贤’如此爱才。”

“一般教师怎么会来找县长呢？”

“我在奉贤工作的时候，每周回家一次，这样二十四小时都可以利用起来了。我经常跑学校。校长学习班、骨干教师学习班、青年教师学习班，我都争取去参加。到南桥中学去听课，参加教师节的活动，和教师交朋友。只有知心才



能知己，只有知己才能知音。有知音，这就是感情交流的结晶。如果交不到朋友，就很难听到真实的声音。再说我本身就是教师出身，我和‘教师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当然，找我要求调动工作的教师毕竟还是少数，我的工作也不能越俎代庖啊！”

“最后，请你谈谈教育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。”

“现代化的建设，不能仅靠有传统思想的人来建设，它需要更多的具有现代化思想的人来建设。而具有现代化思想的人，需要现代教育来培养。现代教育应该有现代教育的手段和内容来支撑，所以，现在办教育，要注入‘现代’的活力。”

一九九四年三月一日